

领导干部

读经典

朱自清說诗

重读经典

丰富思想

提升境界

增强修养



长征出版社

领导干部

读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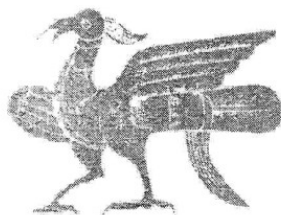
朱自清說诗

重读经典

丰富思想

提升境界

增强修养

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自清说诗/朱自清著. —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8. 9

(领导干部读经典)

ISBN 978 - 7 - 80204 - 465 - 4

I. 朱… II. 朱… III. 古典诗歌 - 文学研究 - 中国 - 文集 IV. I207.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9684 号

书 名: 朱自清说诗

作 者: 朱自清

责任编辑: 王 武

特约编辑: 李 争

装帧设计:  张合涛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总 经 销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(010) 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22 千字

印 张: 20.25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4 - 465 - 4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出版说明

高，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。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：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，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。《领导干部读

《领导干部读经典》辑选晚近人文精粹，为领导迹索“价值”和“判断”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，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丛书。

《领导干部读经典》系列丛书共41种，所选诸书均为晚近大师名家之作，亦择其精善之版本。丛书下又分有若干系列，如文学艺术类丛（16种）、历史类丛（6种）、思想史类丛（9种）、十六讲系列（7种）、历史人物类丛（3种）。是编为文学艺术类丛。为方便领导干部从上述角度阅读参考，对原著名称有变动，具体如下：王国维、蔡元培、鲁迅讲红楼（王国维《红楼梦》评论、蔡元培《石头记》索隐、鲁迅《清人之情小说》）、闻一多、李维谈唐诗（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、李维《诗史》）、朱自清谈经典（《经典常谈》）、郑振铎谈文学（《中国文学史》）、鲁迅讲小说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、陈柱讲散文（《中国散文史》）、陈衍谈诗话（《石遗室诗话》）、朱自清说诗（《诗言志辩》）、薛砺若谈宋词（《宋词通论》）、王国维讲词曲（《宋元戏曲史》、《人间词话》）、吴梅讲词（《词学通论》、《霜崖词录》）、吴梅谈曲（《中国戏曲概论》、《顾曲麈谈》）、郑昶说画（《中国画学全史》）、郑午昌讲美术（《中国美术史》）、柳诒徵讲文化（《中国文化史》）、赵汝珍讲古玩（《古玩指南》）。

书后所加“编后记”对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均有说明，以为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因所收诸书原版本大多为繁体文本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难免出现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做了如下整理工作：

（一）所选著作，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，尽量搜求不同版本，分别校勘，择善而从。

(二) 校勘中，只校是非，不校异同。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，据他本勘正，并出校记。

(三) 凡笔画小讹，不见字书，显系误刻者，一律径改，不出校记；凡日曰淆乱，己巳已混同，戊戌戌不分，一律径改，不出校记。

(四) 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。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，改后出校记说明。

(五)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，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、地名用字，仍保持原貌；习见的异体字、通假字，原则上保持原貌。

(六) 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、提法等，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，为保持原著的完整，本次出版，极少删改。相信读者自会明析，取其之长，舍其之短。

(七) 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。

(八) 标点符号用法，多依从作者习惯，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，均未予改动。

(九) 插图过程中，尽量选择文物照片、明清画本或刻本当中的图片，以期全面展示历史的风貌。

(十) 图注参考有《辞海》等权威工具书，皆有据可查、文字精练、尽量使用专业术语。

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丛书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欢迎方家学者不吝指正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：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，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。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：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，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。

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、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。民为贵、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，清正廉洁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，允公允能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如临如履、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，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，精忠报国、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，富贵不淫、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，自强不息、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，格物致知、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，温良恭俭、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，厚德载物、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，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。

《领导干部读经典》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，囊括梁启超、章太炎、王国维、蔡元培、鲁迅、朱自清、郑振铎、吕思勉等大师的作品，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，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.....	001
-----------	-----

上部 诗言志辨

序.....	002
--------	-----

诗言志.....	007
----------	-----

一 献诗陈志.....	007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赋诗言志.....	020
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教诗明志.....	025
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作诗言志.....	034
-------------	-----

比兴.....	051
---------	-----

一 毛诗郑笺释兴.....	05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兴义溯源.....	069
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赋比兴通释.....	084
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比兴论诗.....	101
-------------	-----

诗教.....	109
---------	-----

一 六艺之教.....	109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著述引诗.....	117
三 温柔敦厚.....	131
正变	147
一 风雅正变.....	147
二 诗体正变.....	165

下部 诗学论文

论诗学门径.....	190
诗多义举例.....	196
诗的语言.....	217
论“以文为诗”.....	227
乐府清商三调讨论.....	236
日常生活的诗.....	250
陶诗的深度.....	252
《唐诗三百首》指导大概.....	263
再论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.....	298
什么是宋诗的精华.....	302
王安石《明妃曲》.....	311
编后记.....	314

上部

诗言志辩

序

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“史”的意念，也改变了我们的“文学”的意念。我们有了文学史，并且将小说、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，也就是放进“文”或“文学”里；而曲的主要部分，剧曲，也作为戏剧讨论，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。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。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。小说的地位增高，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《词史》，虽然只是讲义，而且并未完成，还有王易先生的《词曲史》。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，“变文”和弹词等也跟着升，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。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，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“诗文评”的，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。陈钟凡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仅后于《宋元戏曲史》，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，才引起一般的注意，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。

从目录学上看，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，早得著录，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。词曲发展

得晚，著录得也晚。小说发展虽早，从前只附在子、史两部里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，到明代才见著录。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，我们有《诗品》和《文心雕龙》，都作于梁代。可是一向只附在“总集”类的末尾，宋代才另立“文史”类来容纳这些书。这“文史”类后来演变为“诗文评”类。著录表示有地位，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，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，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。

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，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。小说、词曲、诗文评，在我们的传统里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，俗文学除一部分民歌谣归入诗里以外，可以说是没有地位。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，加上新文学的创作，小说、词曲、诗文评，才得升了格，跟诗歌和散文平等，都成了正统文学。但俗文学还只是“俗”文学，虽是“文学”，还不能放进正统里。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，得分开来看。戏曲是歌剧，属于戏剧类，与话剧平分天下。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，但就史的发展论，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，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；不过从“诗余”、“词余”而成为“诗”，从余位升到了正位，确是真的。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，但从本质上看，自然是文学批评。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，结论是正的。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。

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，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。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，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，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。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，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。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。一般的文学史如此，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。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。一则一般人



往往有种成见，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，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，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。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，成形的少，不容易下手。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；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。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，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，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，如何演变——寻出它们的史迹。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，一个字不放松，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。这是从小处下手。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，化除一般人的成见，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。

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，文体的史的发展，以及一般的理论，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。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。专书以外，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，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，直接的或间接的。前者如“诗言志”，“思无邪”，“辞，达而已矣”，“修辞立其诚”；后者如《庄子》里“神”的意念和《孟子》里“气”的意念。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，从此江、淮、河、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。至于选集、别集的序跋和评语，别集里的序跋、书牘、传志，甚至评点书，还有《三国志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文选》诸注里，以及小说、笔记里，也都五光十色，层出不穷。这种种是取不尽、用不竭的，人手越多越有意思。只要不掉以轻心，谨严的考证、辨析，总会有结果的。

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，其次论“辞”，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。论诗是论外交“赋诗”，“赋诗”是歌唱入乐的诗。论“辞”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。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。从论“辞”到论“文”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，这里姑且不谈；只谈诗

论。“诗言志”是开山的纲领，接着是汉代提出的“诗教”。汉代将“六艺”的教化相提并论，称为“六学”；而流行最广的是“诗教”。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，只诵读诗。“诗教”是就读诗而论，作用显然也在政教。这时候“诗言志”、“诗教”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，如何受用诗。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孟子说过“论诗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”，确也说过知人论世。毛公释“兴诗”，似乎根据前者，后来称为“比兴”；郑玄作《诗谱》，论“正变”，显然根据后者。这些是方法论，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，归结自然都在政教。

这四条诗论，四个批评的意念，两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。现代有人用“言志”和“载道”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，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。“言志”的本义原跟“载道”差不多，两者并不冲突；现时却变得和“载道”对立起来。“诗教”原是“温柔敦厚”，宋人又以“无邪”为“诗教”；这却不相反而相成。“比兴”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；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。“正变”原只论“风雅正变”，后来却与“文变”说联合起来，论到诗文体的正变；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“文学史”的意念。

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，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。这四条诗论，四个词句，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。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，源头和流派。但《比兴》一篇却只能从《毛诗》下手，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；文中解释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的本义，也只以关切《毛诗》的为主。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，和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一样。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，但跟文学批评无关，



我们可以不论。《毛诗》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，我们也不论。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“比兴”，不是诗。

本书原拟名为“诗论释辞”，“辞”指词句而言。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，而以“诗言志”一个意念为中心，所以改为今名。《诗言志》篇跟《比兴》篇是抗战前写的，曾分别登载《语言与文学》和《清华学报》。《诗教》篇跟《正变》篇是近两年中写的。前者曾载《人文科学学报》；后者也给了《清华学报》，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。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，《诗言志》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，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，如承方家指教，深为感谢。

诗 言 志

一 献诗陈志

《今文尚书·尧典》记舜的话，命夔典乐，教胄子，又道：

诗言志^①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；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

郑玄注云：

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长也，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
声之曲折，又长言而为之。声中律乃为和^②。

这里有两件事：一是诗言志，二是诗乐不分家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七年也有“诗以言志”的话。那是说“赋诗”的，而赋诗是合乐的^③，也是诗乐不分家。据顾颉刚先生等考证，《尧典》最早也是战国时才有的书^④。那么，“诗言志”这句话也许从“诗以



言志”那句话来^⑤，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。

《说文》三上《言部》云：

诗，志也。[志发于言]^⑥。从“言”，“寺”声。

古文作“𠄎”，从“言”，“𠄎”声。杨遇夫先生（树达）在《释诗》一文里说：“志”字从“心”，“𠄎”声，“寺”字亦从“𠄎”声。“𠄎”、“志”、“寺”古音盖无二。……其以“𠄎”为“志”，或以“寺”为“志”，音近假借耳。”又据《左传》昭公十六年韩宣子“赋不出郑志”的话，说“郑志”即“郑诗”：因而以为“古‘诗’‘志’二文同用，故许（慎）径以‘志’释‘诗’”^⑦。闻一多先生在《歌与诗》里更进一步说道：

志字从“𠄎”，卜辞“𠄎”作“𠄎”，从“止”下“一”，象人足停止在地上，所以“𠄎”本训停止。……“志”从“𠄎”从“心”，本义是停止在心上。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。

他说“志有三个意义：一，记忆；二，记录；三，怀抱。”从这里出发，他证明了“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”^⑧。但是到了“诗言志”和“诗以言志”这两句话，“志”已经指“怀抱”了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云：

子太叔见赵简子。……简子曰：“敢问何谓礼？”对曰：“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‘……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